

加強左翼團結推進反殖大業

去年五月，由於對 [國民登記] 問題意見上產生分歧，黨主席李紹祖及其他七位同志宣佈退黨；然而，大家仍然基於反殖反帝的共同立場，尋求團結。大家的努力，終於最近實現了。黨主席及其他同志的歸黨，毫無疑問，將增強黨的力量，加速反殖鬥爭的發展。

黨主席等同志歸黨聲明全文如下：

我們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被迫退出社陣，今日聯合宣佈我們重返這個政黨。

儘管我們努力去說服，討論與談判，我們對 [國民登記] 問題的原則立場，被所謂黨內的 [大多數] 否決。當時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九日黨員代表大會曾記錄這項不正確的議決案。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只得採取可悲的與痛心的步驟退出社陣——這個政黨自它成立時起，我們就跟它有密切和親切的關係。

我們退出是因為我們不能支持所謂 [大多數] 所追隨的政策，這種政策違反黨的基本立場，同時違背新加坡人民及整個馬來亞人民的基本利益。

今天政治發展已證明我們的原則立場乃完全正確的，及遵照黨的立場，相反地，那些反對我們正確立場的人士所採取的沒有原則立場乃完全錯誤的，我們所提出的有原則的論據自然也是完全正確的，那些反對我們原則性立場的人士所提出的論據是完全錯誤的，這在他們本月七日的 [大會] 所通過的議決案中已經加以承認。

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能夠否認號召抵制 [國民登記] 是唯一的一個正確立場，這並不是 [策略] 問題，而是一個基本原則的問題，不但有關政黨而且也是整個左翼運動的基本立場的問題。在基本原則及基本立場的問題上，牽涉人民的基本利益時，妥協將不會給人民帶來任何利益，相反的，妥協最終只能導致嚴重的損失和挫折。

今天在新加坡和整個馬來亞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點，整個左翼運動大大地沒有團結和組織的力量，面對着一個複雜的政治局面，它不可能適當地實現它的工作和義務。

左翼團結的重要性

為使黨和左翼運動能夠在未來的艱苦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個先決條件便是團結，但是這個團結必須是有原則性的團結，即基於黨立場的團結，基於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 [馬來西亞] 的團結，基於獻身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團結。當黨內對問題的看法存有基本的歧見，團結就不可能有了，只有那些犯上錯誤的人士承認他們的錯誤，團結才有可能，所以承認錯誤是黨內團結的一個最重要和必須有的先決條件。

這便是為何當我們於去年五月四日退黨時聲明，如果我們要留在黨內，那些反對我們正確立場，而招致黨內分裂的人士就必須要表明改變心意，承認他們的錯誤，及糾正他們對國民登記問題所採取的有關基本原則的不正確立場。

自我們退黨後，那些控制黨的人士現在已經承認他們的錯誤，這就造成了團結的最重要與必要的先決條件，從而使我們能夠重返這個政黨。

糾正錯誤的意義

[國民登記] 問題可以說是歷史的問題了，但是所犯的錯誤已引

起對黨和整個左翼運動的嚴重的損失和挫折，所以很重要，承認錯誤成為朝向糾正和彌補所有它所造成的損壞的第一個步驟，由於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增加，這項工作非常困難，它需要相當的時間，每個人的耐心，堅持及辛勤工作。

或許還有人要無視具體事實，堅持他們的錯誤，同時還拒絕承認和糾正他們顯然的錯誤，這些人士或許沒有意識到承認錯誤的全部重要性和意義，他們可能不正確地認為這種承認錯誤乃意味着丟臉，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犯錯是人類難免的，但只有蠢人才堅持他們的錯誤，與拒絕糾正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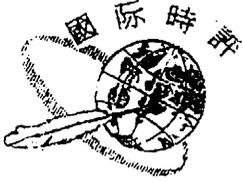
關於這些固執的人士，我們將盡一切的力量，耐心地促使他們了解他們是犯了錯誤。但是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錯誤的觀點，他們將發現最終他們從人民中被孤立起來，並被拋入歷史垃圾堆中，我們很有信心的預言，他們絕不能阻礙歷史的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

還有一方面，承認錯誤是重要的。雖然，犯錯是人類難免的，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它乃是左翼運動基本工作方法之一），將幫助我們減少可能的錯誤。此外，還將幫助我們將來避免重犯同樣的錯誤，如承認錯誤將幫助加速我們朝向最後的勝利邁進。

所以，我們呼籲所有在 [國民登記] 問題上犯了錯誤及違反左翼運動基本原則的人士，毫無遲延地認真執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對他們自己，整個運動及人民都有好處的。

今天黨內承認錯誤已經開始把一件壞事（錯誤和分裂）變成一件（轉入第二版）



左手舒和談招牌

右手正磨刀霍霍

——評美國放出和談空氣

★瞭望者★

一向以為可以依賴戰爭來挽回在南越敗局的英帝國主義者，現在竟然唱起和平解決南越問題的調子來了。殺人魔王想搖身一變，變成和平天使，這不是很奇怪嗎？仔細一看，原來美國放出和平煙霧，不過是為了在煙霧里大做文章罷了。人人都看到：美國一面在大放“和平解決”的煙霧，另一面則在煙霧的掩護下，大肆向南越增兵——最近，又有三千餘名美國海軍陸戰隊與大批飛機、軍火運到南越去。

美帝國主義口口聲聲說，願意見南越問題和平解決，到底什麼是南越問題呢？所謂南越問題，就是美帝國主義侵略南越而引起的問題，就是南越人民要求真正的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問題。只要美國停止侵略，並把它的所有軍事人員從南越撤走，讓南越人民實行自決，那麼問題就能得到解決。除此就不可能有別的解決辦法。

現在，美帝國主義是打算怎樣解決南越問題呢？首先，人們看到，美國根本不願意把自己的侵略軍隊撤走，他們硬要賴在南越不跑，不僅這樣，美國還變本加厲，大肆增兵，並且還不斷侵略越南北方，企圖擴大戰火。

其次，美國又提出荒唐的和平談判的先決條件，這先決條件就是要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停止對南越的侵略（？）”。大家知道，南越人民的武裝鬥爭是美國侵略的產物，說實在的，南越人民武裝部隊的武器還是由美國供應的呢，這是舉世皆知的事。要是沒有美國的

侵略，不論是誰都不能憑空製造出南越的民族解放戰爭來。有壓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民族解放鬥爭並不是什麼舶來品。南越的解放鬥爭是南越人民自己的事。現在，美國竟要本來就沒有侵略南越的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停止對南越的侵略”，這就好像叫一個從來不幹盜竊行為的人停止盜竊一樣，真是荒唐至極！明明是美國自己在南越殺人放火，無惡不做，按理應該美國老自己收拾包袱回老家去，但是美國老反罵別人侵略，這種做法正是惡人告狀，賊喊捉賊。

再次，美國在大放和平煙霧的同時，還拼命四處活動，拉人下水。南韓、台灣蔣幫，菲律賓已經被美國拖進南越，以備陪葬之用，現在，西德又在美國的指使下，派軍事教官到南越去。美帝國主義這樣做，分明是企圖將南越戰爭國際化，這是它擴大侵略戰爭的一個重要步驟。

綜觀上述情況，我們不難看出

，美國對於通過談判解決南越問題是毫無誠意的，但是，美國忽然唱起和談調子，這說明了連美國自己也日益感到打下去是沒有希望的，是輸定的。根據美國“新聞週刊”所說，美國對於在南越取得“正式勝利”已不存什麼希望了。儘管這樣，種種跡象表明美國還是要蠻幹下去的，甚至不惜擴大戰爭。我們知道，戰爭恫嚇與和平欺騙，從來就是帝國主義慣用的兩面手法。現在，美國在南越不正在玩弄“假和談真戰爭”的把戲嗎？什麼新式武器啦，特種戰爭啦，海空軍優勢啦，這些原是美帝國主義的看家本領，但在英勇的南越人民面前都統統宣告失靈。“和平解決”，這原非美帝所長，更非美帝所願，美帝國主義者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絕不會得到！

當美國侵略者的鐵蹄還踩着南越的土地時，當美國強盜手中還緊握着沾滿南越人民鮮血的屠刀時，要叫南越人民怎樣和美國老和平談判呢？又有什麼和解可言呢？現在，全世界人民看得清清楚楚：美帝國主義者一手拿着一面招牌，上書“和平解決”，另一手却正在磨刀霍霍，準備擴大戰爭。美帝國主義者的和平煙霧模糊不了全世界正義人民雪亮的眼睛！

(接第一版)

好事(糾正及加強團結)的，如果整個左翼運動能夠同樣執行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言行上承認錯誤及糾正它們，那麼不但在新加坡，而且在整個馬來亞，錯誤，不團結，沒有組織的大壞事將會變成左翼運動糾正錯誤，加強團結，及集中組織力量的大好事，在人民爭取民主與自由，反對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對人民的一件大好事。

過去黨內及左翼運動的不團結和分裂應該是我們大家的大教訓，基本原則的問題將來不應與伸縮性及「策略」混淆不清，在基本原則的這樣的問題上，我們應該站穩立場而不妥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

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並且適當地負起保衛人民群眾基本利益的責任。

整個東南亞的政治局勢每天發展，一方面越來越對新興勢力(馬來亞左翼運動是其一部分)有利，另一方面則對舊的腐朽勢力(帝國主義者及其當地反動聯盟是其一部分)越來越不利，這個歷史趨勢是不能由反動勢力的意志來阻止的，不可避免，其結果一定是新興勢力最後戰勝舊的腐朽勢力。

同樣的在馬來亞，無論暫時困難怎樣，不能避免地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人民，只要我們站穩立場，追隨正確的鬥爭道路，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上不屈不撓，堅定不移，那麼我們爭取達到一個真正的獨立、統一、民主與社會主義馬來

亞的目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我們願乘這個機會向所有正確地在基本原則上站穩立場及繼續不斷向黨內及左翼運動內的錯誤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士致謝，尤其是我們要謝謝六萬名響應我們號召抵制與不去登記的人民。

我們呼吁人民繼續支持我們，並在未來堅苦鬥爭中團結在黨的周圍，我們呼吁所有跟我們一起退黨的黨員，及那些留在黨內，但拒絕在國民登記問題上與不正確政策工作的人士，和我們一起回來重建這個政黨。

所有黨內及左翼運動的隊伍團結起來！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

在團結的力量中，讓我們一起朝向自由邁進！



解散「馬來西亞」

爭取自由、民主權利

★ 第二屆代表大會通過十七項重要議案 ★

黨第二屆代表大會已於上週日成功召開。大會接受黨中央執委會所提呈的常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並且通過了十七項重要決議，其中包括撤銷四月廿九日黨特別代表大會對“國民登記”問題的錯誤決定，歡迎黨主席等同志歸黨，以及“大馬”問題、逮捕問題等。

馬來亞人民社陣代表魏利煌同志也在大會上發表了精警的演說。大會決議如下：

有關“國民登記”問題

(一)本大會承認當前政治局勢的發展，以及一切客觀事實經已証明主席李紹祖同志、中委會及其他同志基於黨的一貫立場而採取號召抵制“國民登記”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國民登記”和征兵是一項帝國主義的陰謀，旨在維護其在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利益和暴力鎮壓馬來亞及北婆羅洲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因此，社陣面對“國民登記”問題的正確立場，應該是如主席、中委會及其他同志所指出的：即堅決反對“國民登記”，號召群眾不去登記。

(二)本大會承認在1964年4月29日黨代表大會前後及大會上有關“國民登記”問題上，反對抵制“登記”正確立場的言行是錯誤的。

反對抵制國民登記的正確號召，而呼籲黨員及群眾在“有原則”或“抗議下”的名堂去接受登記，已無意但嚴重地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和立場，並誤導廣大人民群眾，造成黨和左翼運動蒙受重大的損失和挫折。

因此，本大會一致決定撤銷/1964年4月29日黨特別代表大會的錯誤決議。

(三)本大會承認/1964年4月29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的，反對號召抵制“國民登記”的錯誤決定，已導致黨主席及其他同志退黨；本大會確認，必須承認及糾正錯誤，方能促使左翼運動向前發展。在此，本大會嚴肅地承認“國民登記”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熱烈歡迎黨主席及其他同志儘速歸黨。

(四)本大會具有與黨主席及其他同志相同的觀點，即真誠地確認黨內的團結基礎是基於基本原則和立場。本大會呼籲所有黨同志和人民堅定不移地團結在黨鮮明的旗幟下

，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和堅決地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並為實現一個真正獨立、自由、民主、社會主義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

馬來亞問題

(五)本大會重申反對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我們認為“馬來西亞”是英國政府安排設立，旨在於保護其在東南亞的利益和阻礙星加坡、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所進行的爭取民族自決、爭取自由解放的實現。

英國在星加坡、馬來亞設有侵略性的軍事基地、派遣軍隊、戰艦和導彈至“馬來西亞”，這是“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本質的赤裸裸暴露。

舊有殖民地法令變本加厲地、廣泛地被執行，反動政權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民結社、集會、出版、旅行等自由，逮捕反殖愛國志士，侵犯基本人權等壘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突出的特徵。

我們主張廢除英國軍事基地，廢除所有殖民地法令和旨在剝奪人權的一切不合理法律條文。

(六)鑑於“馬來西亞”乃違背四邦(星馬砂沙)人民之意志和願望，由英馬反動聯盟及投機的行動黨所強制成立，而至今已造成人民殊大痛苦、造成鄰邦的不和，增加東南亞的戰爭危險。因此，本大會提出：1. 解散馬來西亞；2. 所有殖民主義軍隊撤離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3. 尊重四邦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利，讓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社會制度，讓他們解決他們自己的事務；4. 釋放所有在殖民地時期包括在“馬來西亞”時期被捕的反殖志士；5. 施行中立、睦鄰的外交政策。

擴軍問題

(七)本大會強烈譴責聯盟政府的

擴軍備戰政策，反對聯盟的增稅措施。我們認為，“增稅”和“擴軍備戰”是強制成立“馬來西亞”的惡果。這種結果聯盟和行動黨要完全負起責任。

我們提醒聯盟政府繼續擴軍備戰，強迫青年受訓的危險，它已造成人命、財產的損失以及無數的災難。

我們呼籲所有愛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與聯盟政府的好戰的危險政策進行堅決鬥爭，以免被帝國主義拉入戰爭的漩渦。

反殖反帝鬥爭問題

(八)本大會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剛果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所進行的鬥爭。他們的鬥爭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自決、自由解放而堅決鬥爭。

我們全力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所展開的反帝、反殖、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我們譴責美帝國主義對越南人民進行強盜式侵略戰爭，並把戰爭擴大至北越。

逮捕問題

(九)本大會對於聯盟政府如蚊貪血般持續逮捕反殖愛國志士，無人性地對被捕者施加各種毒刑，表示極端的憤怒和難以容忍。

我們促聯盟政府即刻停止一切虐待政治被拘者的行動，並保證他們在獄中之人身安全。

(十)本大會要求聯盟政府廢除國內治安法令及緊急法令，釋放所有在此法令下被扣留人士。我們認為這些法令是殖民地和反動政府用來剝奪人民自由與民主權力的反動與迫害性工具。

種族主義問題

(十一)本大會嚴厲譴責國內反動集團，為保衛自己的統治地位，不顧後果地耍弄種族主義。

英殖民主義者以種族主義分裂人民、削弱人民反殖的力量，國內反動政權如法泡製，利用種族主義建立政權和刺激性的口號激發人民，此種做為已釀成去年七月和九月的事件。行動黨政府和聯盟政府必須完全負起責任。

(轉入第四版)



在吉隆坡的監房與牢獄內

一個聯邦政治被拘者的日記

(續上期)

中央警署的監房裡關着盜賊、流氓和私會黨徒。政治被拘者被關禁的情形與他們的一樣。實際上，警方待我們比對待那些頑固不化的私會黨徒更壞。我們九至十人擠在一個小監房內，而這監房本來只不過是容納兩個人罷了。由於長時間沒有洗刷，監房內充滿着汗、尿以及剩餘食物的臭氣。

我們擠在一張床上，這一張床最多只能容納六人，而且是要一個緊挨着一個地輪着才行，其他的人只好睡在那又冷又髒的水泥地板上。

室內的通風設備壞透了，在夜間，我們大部份都感到呼吸沉悶。加上流汗，室內空氣便濕熱異常。這種情形，簡直與那聞名的“加爾各答黑暗地下拘留穴”一樣。

在監房內拼餐油渣

我們十個人擠在小室內已擁擠不堪了，而在此室內吃飯根本是不合衛生的，但是，警方却強制我們在室內進餐，他們簡直是把我們當成動物一般了。

面對這種情況，為了爭取我們做一個人應有的尊嚴，我們拒絕進食，除非是警方答應讓我們在監房外進食，由於我們的行動在數個鐘頭後，警方也只好答應我們的要求。

食物很差，只有飯、一小塊煎魚和幾條長豆而已。當局沒有供給湯匙和叉，我們只好用自己的雙手取飯，由於沒有肥皂，我們的手都髒得很，而為了止渴，我們也只有喝水喉水。

我們的一切東西都已被當局取去，身上僅有的就是一條內褲和背心而已，因此沖涼已顯得毫無用處，我們沒有肥皂和毛巾，而且，水又是受限制的。

廁所

這裡可以說是大小便會集的沼澤地帶，牆和地板塗滿乾了的糞便，由於失修和阻塞，瓷缸內的糞便已滿溢，氣味令人窒息和難於忍受，在這種令人惡心的情況之外，我們還必須赤足來“完成”“自然的召喚”，而且連衛生紙也沒有。

正如一句古語說“百聞不如一見”，任何要切實了解警署監房實況的人，就得經歷一下這種情景。

問話

問話過程完全違背了罪犯過程的原則，尤其是違反了證據採規，在供詞未寫下前，問話者並沒有給

予必要的警告，問話的情形是不公正的，由於整個氣氛充滿了威脅與恐懼。被問者被令站立在問話者的面前，而且周圍還有幾個警員威脅般地站着。

尤有進者，供詞錄好後，並沒有讀一遍給被問者了解，顯然地，此種供詞是不能當為可靠的證據。

這裡必須提起，在我們之中，至少有兩位，在問話前就已被用武力對付。

在我們尚未能知道當局以何罪名逮捕我們時，我們就已被透徹地[檢驗]，我們的像片、指紋、以及掌紋全被錄取下來，好像我們是犯了什麼重罪似的。

值得一提的是，[問話]與[檢驗]都是於我們被提控法庭前進行的——這又是乖離了罪犯過程。

在我們被捕的隔天，我們被提控於民事庭，[罪狀]是煽動及企圖破壞和平。雖然，在此[罪狀]下，我們是可以被担保的，但在警方以[鑒於當前時局，……]的理由下，我們皆不得被担保出外候審。

我們再一次被帶回警署內的監房，被禁了九天，直到我們的案件再在法庭上提起為止。

迁入半山芭牢獄

除了三位被政治部着令留下繼續被問話外，我們都在第二晚被移

當局已反動到底 慶祝三八亦是阻撓

三月七日，黨在湯申支部舉行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遭到反動政府動用軍警加以阻撓和破壞。當天，軍警、紅車、救火車充斥了大會場所附近。在大會主席致詞後，警方即強令大會解散，姐妹們見到這種情景，大家憤怒異常，並且高唱[團結就是力量]，整隊步行至波東巴西辦事處，繼續舉行大會。黨[三八]國際婦女節籌慶小組，特為此事發表告姐妹書，譴責反動當局的粗暴行爲。

進半山芭牢獄。

相信任何來過“馬來西亞”首都的人，都有看到半山芭牢獄的外觀。外表看來，它堅固又沉靜，在京城的核心內，它顯得極為突出。1895年，它被建立了起來，而成為英殖民主義統治的象徵物。在當時，它應可以稱為吉隆坡數一數二的大型人工建築。

在半山芭牢獄之外，時勢已大大變遷，由一個老的殖民政權轉移到今日的所謂“獨立”與“民主”。但是在白人官員的監督下，在那戒備森嚴的圍牆內，管理和對待囚犯的老一套，却仍在延續着，從一些老獄卒的口中，我們得悉：在過去三十年間，獄內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待續)

(接第三版)

(三)本大會對聯盟設立“新加坡騷亂調查委員會”的誠意表示懷疑。

我們呼吁全星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加緊提高警惕，反對反動集團耍弄種族主義。

(四)本大會力促行動黨真正施行“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行動黨政府的措施已違背了“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諾言，造成母語教育的發展受到困難。

(五)本大會嚴厲譴責人民行動黨政府肆意侵犯大學自主權、封閉大學學術刊物，限制大學生進行學術自由研究，破壞學生組織的不法行爲。

(六)聯盟政府和行動黨政府不顧星馬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強蠻修改[治安法令]，粗暴地剝奪人民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權力，表示極度憤慨。

我們認為：學生入學取捨是應該根據學生的學術水準和成績，而不是根據執政黨的政治偏見。

(七)大會要求人民行動黨政府放棄干涉南大校政、放棄控制南大的不良企圖。

我們促請人民行動黨政府及聯盟政府儘速承認南大，平等對待南大畢業生和其他大學畢業生。

(八)本大會對人民行動黨對付小販、不顧小販生計的作法。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為小販尋求謀生機會而非迫使小販走入失業隊伍。



艰辛的歲月不能把信心摧殘

• 瞿金 •

世界上有許多小路和大道，
你却哪兒也不能再去；
窮僻的家鄉充滿了寂靜，
連河流也沒有喧鬧的波濤。

你全身的血液突然沸騰……
一霎間，朋友們齊聲朗誦，
悲壯的聲浪震撼着四周的鐵壁，
艱辛的歲月不能把信心摧殘。

“二一三”！
——木——

我雖是隻暫時折翼的雄鷹
却倔強而激動地把藍空凝望
為的要搜尋弟兄們戰鬥的光彩
聽那春雷響在英雄的首都上

我彷彿看見鋼鐵的隊伍，紅旗
却忽然瀰漫着辛辣的濁白汽體
飛舞的棍盾敲在頭上，心底
但那倒在血泊的，馬上站起！

天空似有無數火花飛舞
口號聲中爆出萬道紅光
這火勢將迅速全國蔓延
它要吞噬喝血者的宮殿！……

報紙終於送來了新激動
我久久地注視那光榮的寫照
你屹立着，高高舉起
帶着鏗鏘叮當（口旁）的
堅實的拳頭！

近打河上空還燃燒着落日，
樹葉傾訴着不盡的悵郁，
黯黯的沙洲飄來蘆葦的歎息，
在漫長的寒夜里你經常醒着……

後來你被押往吉隆坡，
“專家”向你談了三晝夜的話，
你橫眉怒視着敵人：
“只要地球上還有水，我的心不會變！”

窗外的河流聲使你心情震蕩，
在飛逝的年月里，
紅色的烽火啊，
曾輝映着你的年華。

“專家”的臉色很難看！
你又被拋進集中營……
然後被釋放，
“六個條件”把你固定在家鄉。
……………

那時候你掬起了痛苦的土壤，
發誓跟農民一道鬥爭；
你教農民首次感到鋤頭的沉重，
又給茅屋帶來了黎明的銀光……

世界上有許多小路和大道，
你却哪里也不能再去，
窮僻的家鄉充滿了寂靜，
然而你說：“我的手永遠
有反抗的威力！”

二月里，暴風雨驟然襲擊，
青春的綠葉被奪走，
你被押往長堤的對岸，
在麻坡集中營里渡過黑夜暗天。

是的，我的朋友，
我們的手將粉碎一切黑牢，
我們的手將伸給偉大的建設，
想去哪兒，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偶然的機會你收到一首詩，
冲着朋友們，你激動地朗誦：
“……我這顆心永遠相信：
我們的專業充滿陽光……”

1965年新春初四夜

黑色的鷹，猝倒了

——美國黑人領袖麥康在一個群眾大會上被人謀殺了

一隻黑色的鷹，雖然猝倒了……
雄偉的身影，還在長空翱翔
亞馬遜河上，無數的鷹群
煽起了羽翹，沖霄奮飛……

(一)
阿馬遜河上，黑色的鷹
在急雨般的子彈聲中
猝倒了，再也不能
凌空盤旋……

禽（水旁）滿着激憤的淚水
你，是想起了布勞恩呢？（註）
還是在懷念着林肯……

阿馬遜河上，黑色的鷹
在戰鬥的鼓點裡倒下了……
再也不能用粗壯的翅膀
撲擊美洲幽暗的長天

過去了，多少個悲傷的年代
過去了，多少個血汗的日子——

(二)
黃昏的點點星火
已經來到了洛基山麓
來到了喬治亞的棉田
你，老邁的尼古魯媽媽
為什麼還不燒一堆乾草
煮一鍋玉蜀黍……

你們用沉重的聖歌
來歡迎黑色的嬰孩
（啊！那初生的奴隸）
你們也用同樣的歌聲
來為脫離了厄運的奴隸祈禱
（不久，也會輪到你們自己）

你，尼古魯的老媽媽
看一看你們民族的小生命——
他嬌嫩的笑臉啊
多麼像一朵黑色的玫瑰

黑色的玫瑰啊
你在預告些什麼
未來的亞馬遜河啊
你是一串歡笑
還是一片陽光

你為什麼不放下
懷抱里初生的孫兒

你是不是在担心
這初生的孫兒
也會像奴隸的你一樣
在“輕搖，可愛的馬車……”底哀聲
中 瀕於地死去……

在屠夫們的槍彈下
血泊裡的奴隸啊
你們將得到的
是一個永生的明天……

註：約翰·布勞恩是一八五九年，美國弗尼吉亞武裝起義的黑人領袖。後被華盛頓的軍隊逮捕，判處了絞刑。

——嚴思——



全島售票已展開

各支部成績扶搖直上

從本月一日起，全島範圍已投入一場轟轟烈烈為島性租戶售票工作。綜合二週來，全黨同志售票成績，就已清楚了解到全黨同志們那種工作幹勁是多麼高漲，而廣大群眾對這項正義的籌款工作，給予熱烈擁護和支持。

黨中央籌募政治被拘者福利金小組，為了進一步了解各支部推票工作情形及加強各支部幹事工作情緒，經於三月九日晚在總部召開各支部電影小組主任聯席會議，加以研討之。

據悉當晚會議上，各支部電影小組主任反映，已經有十五個支部已完成原定指標。根據票務股估計，各支部目前已籌得總數已超過四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元指標。而各支部負責人當晚會議上，都紛紛提出新的指標。目前各支部售票成績，樟宜淡賓尼支部以五千二百元之款數，遙遙領先，如切實乞納以四千元居次，而榜鵝、巴釐禮峇、武吉班讓三支部及武吉知馬、裕廊、蔡厝港、例打四支部分別以三千元及二千元向未達到過千元支部提出挑戰。

在此，讓我們再接再勵，鼓足幹勁，團結在黨鮮明的反殖旗幟下，繼續發揚獄中同志戰鬥的熱情，創造各種售票辦法，爭取更大成績出現。

「還我讀書權利」

~華中校內出現標語~

本月十日晨，在華中校門及圖書館，科學館，教室的牆壁上，塗寫了許多鮮紅色的標語。這些標語的內容，計有：「抗議政府無理開除同學」；「反對無理迫害，還我讀書權利」；「沒有證據，不能開除同學」；「立即無條件收回開除成命」；「粉碎威脅恐嚇，發揚鬥爭傳統」等等。

新馬電纜廠工潮堅持中

廠方召來軍警毆害工友

對「共共二聯聲明」，友發告社會人士書

新馬電纜廠工友為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目前，罷工工友仍在廠外進行糾察。

三月七日早，廠方會召來大批警員，及動用車輛將十位左右的工友強械進廠，企圖利用這種卑鄙的手法破壞工人的罷工。當糾察工人要進行勸說時，警方人員立即採取暴力毆擊了手無寸鐵的工人。在車內的工友們目睹了這一場暴行，很多位都悲憤得流出淚來，他們紛紛要求下車，重歸工人的罷工隊伍。但廠方的董事經理却索性將車門鎖死了，命令車子衝進去。在廠方和警方狼狽為奸的勾結下，車子終於開進廠去。

日前，罷工工友會發表告友廠工人兄弟姐妹書。

此外，亦針對「新興工業工聯」開除十三名罷工工友事，發告社會人士書，書中稱：

「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屬下的新馬電纜廠罷工工友，本月十一日（星期四）早上，由南洋商報上得悉了工會正式宣佈我廠工友為改善待遇而採取的罷工行動為「非法」；我們為此感到非常的震驚和痛心。作為一個標榜站在捍衛工人利益的工會，竟然會作出了這種毫不負責的決定。」

「工會怎麼能貿然的就發表了如此不負責任的聲明呢？這聲明無異是在罷工工友的背後刺上了殘忍的一刀？企圖通過這篇聲明打擊工人的斗志！」

「我們要向所有關懷這宗工潮的人士控訴：工會在發表這篇聲明之前，曾向罷工工人進行了兩天的恫嚇，指出了兩條路要工人接受：

第一條就是資方要發出一筆數目不明的遣散費，開除十三名工友，藉此草草結束這場罷工。另一條就是如果工人不肯接受第一條所提議的方法，則勞工部將會在本月九日下午五點宣佈這場罷工為「非法」；屆時，警方人員必會動用暴力驅散在場糾察的工人。全體罷工工人於得知此消息後，曾在即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商討如何解決這個面對的警告所可能引起的一切後果。會中大家的看法都認定「寧為玉碎，不願瓦全」。寧可讓警方驅散，也不讓資方無理開除十三名工人。但不幸地，今早我們在報上所得悉的消息却原來是工會要開除十三名工人，是工會主動宣佈這場罷工為「非法」，這可真是史無前例，使大家於啼笑皆非之餘，不禁又悲憤莫名，咸認此工會為一出爾反爾之工會，為一與資方狼狽為奸，欺騙工人之工會。

我們要指出，我們除了要面對資方的各種陰謀詭計之外，尚要抵受警方的為難和壓力，現在，我們還需忍受工會給我們的恫嚇及欺騙。如此工會，豈能再標榜為工人謀利益之工會耶？豈有願再站於工人大眾之前耶？誰是誰非，但憑公論足矣！」

標語的出現，引起了全體華中同學的關注，他們紛紛跑去圍觀那些標語；並且互相傳誦。

砂拉越時巫市議會一位女職員錢聰蓋女士，在最近一次市議會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要求議會傳達市民的意見，即要求當局懲罰胡作亂為的兵士。

她說：「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發覺到無論是在白天或是夜晚不難會碰到三五成群的兵士（有些還穿著軍服）挽着女人在街上，其不雅觀的形態，實在令人不習慣，他們也會在馬路上追逐小孩，如果大家記憶不差，不久前就有一個小孩被兵士拋進本議會門前的水池，雖然水

不深不致於被淹死，但那位小孩已經受驚不疑，士兵駕車沒有受交通規則的速度控制，他們在大路上，以高速度前進，路旁騎單車的女人受驚了，他們還哈哈大笑，還有一些士兵在夜半深更時在茶室吵鬧時而爬上茶桌，時而路向馬路口里咕咕大聲叫喊，吵得市民不能安眠就於本市某酒吧事件，就是一個有力的鐵証。」

「人人都說士兵來我們這里是保護我們，使我們能夠過着平安寧靜的幸福生活，但從他們上述的行為來看實在不能不令我們對他們所負的任務而感到懷疑，因此，我要求本議會傳達市民們的要求給有關當局，要求當局對不守軍規的士兵們要以嚴格的軍紀去控制他們的行為。」

上述提案經會上討論後通過